

奋力谱写长子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牧羊人（一）

□ 刘青云

有首民谣曰：

世上什么苦？黄连苦。

黄连苦哎，不算苦。

世上什么路难走哎？泥路难走。

泥路难走哎，不算难走。

世上什么顽强哎？蚯蚓顽强。

蚯蚓顽强哎，钻破土壤。

小宋，名叫宋拴贵。那时，小宋十二

多岁，个儿大，身儿敦厚，老实，憨

厚，脑子机灵，是个好孩子。就是这年，

不幸的事儿降临到整个家庭。他的父

亲病了。他的父亲是宋板有。宋板有得

病了不治，是不科学的叫法。村里人

都这么叫。而它的医学名称，应为食道癌、或食管癌。

小宋父亲的病，就像是一枚突飞而来

的弹丸，把他和他们的家庭炸得墙倒屋塌，

分飞。无疑，父亲的疾病，就是重大灾

难。而这个家庭，短时间内很难保持原

生活状态。对小宋来说，犹如寒冬侵

漫雾霭一般，给未来的道路罩上一层

“准备副棺木吧。”同姓家族的人说。

“哎，钱，家里已花完了，该怎么办呢？”

母亲叹了口气说。一副无奈的模样，眼神

里露着苦楚，可怜兮兮的。

有人点出点子，说：“嫂子，愁啥呢。别愁，

那就去找大队吧，好嘛有福他是大队主任，

大小是个官，他说话顶事。他不会不管。”

靠有福说话，大队给了棵榆树，给宋

板有做棺木。棺椁没几天就做成了。

宋板有临死都咽不下最后一口气，那

时，他头点着老婆，特地靠近了他身边，

他张着嘴巴，声音虚缓低微得让人几乎

听不见，他手指给她说话，不管受多大

罪，把他……”话未说完，闭上了眼睛，

离世而去。吐的时候，噎得他两眼直流泪，很

快，宋板有当即意识到情况不详。他想，

吃饭哪能活命呢？这是天不让活了。就

像泰山压顶一样，宋板有被压得挺

直腰杆子。

宋板有心里明白，活人就是靠吃饭

活的人，不吃饭还成吗？俗话说：人

是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宋板有的

心，就着急起来。想，孩儿他爸，一向

的人儿，一顿能吃三大碗，怎么突然

不下去了呢？事儿，不想倒也罢，一

后怕。宋板有是家里的顶梁柱，这顶

一折，一家老小怎么生活哪？

看病要紧，趁早会儿，治吧，一刻也不

误。宋板有的老婆，东借西凑，凑了些

钱，送着他进了医院。

一系列检查，诊断后，医生给出结论，

癌晚期。这种病，在宋家庄村得病的

数不多。

宋板有揣测到病的严重性。从医院回

来，强撑着气，强装着无事一样，与来探

望的人说些开心话，他说：“没有事的，会

来的。这点小病，能把咱老宋压垮。”说

无人时，他就生闷气，心里背着包袱，

知晓。

一场清霜过后，又一场重霜扫地。宋

板有看着门外唰唰秋风扑打门庭，看着

的树叶簌簌落地，他的心也跟着

。深秋的雨寒蝉凄切，雨里夹着雪。凉

的天气，虚弱的病人，只能躲在屋子

疗养身体。当时，小宋在学校里上学，正

年级，他年纪还小，他还不知父亲病

重，还不明白今后的处境有多难。

冬天如期而至，大雪急速而降，像个

人，只怕耽误路程，一刻都不能延期。

冬天，北风吼嚎，大雪如鹅毛一样，下

了一场，接连不断，下得天寒地冻，深

至人膝。天，寒冷刺骨，冻得人出

门，只好缩手缩脚，窝在火边取暖。

小宋的父亲宋板有，每天靠流食维持

身体瘦得皮包骨。他的母亲熬药，两

姐在床前服侍父亲。他睡着雪窟窿深

一脚请医生。医生也忙，才出了东

进西家。求医看病的人多，都就在医

院跟着。为给父亲请医生，他东家问，

之后，母亲拖着他，和他的两个姐姐，

还有哑巴弟弟秀孩，过起艰难的日子。

父亲去世不久，小宋便辍学了。他就

在队里放羊，哑巴弟弟也跟着他放羊。

几年后，小宋的两个姐姐先后出嫁，他

长成小伙子。年龄大了，成了壮劳力，队

里不让他放羊了。队里缺劳力，他就在生

产队推车，挑担子，苦活重活，那样都少

不了他。从此，他挑起一家人生活的担子。

那时，母亲健在。小宋和他的哑巴弟

弟秀孩，有母亲为他们做饭，洗衣服，兄

弟二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生活不冷不

热，过得还挺不错。

转眼间，拴贵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

母亲给他找媒人张罗婚姻大事。拴贵

烟没少给媒人口袋里装，酒也买得勤，他

跟着东村相亲，西村相亲，南来北去，不知

“准备副棺木吧。”同姓家族的人说。

“哎，钱，家里已花完了，该怎么办呢？”

母亲叹了口气说。一副无奈的模样，眼神

里露着苦楚，可怜兮兮的。

有人点出点子，说：“嫂子，愁啥呢。别愁，

那就去找大队吧，好嘛有福他是大队主任，

大小是个官，他说话顶事。他不会不管。”

靠有福说话，大队给了棵榆树，给宋

板有做棺木。棺椁没几天就做成了。

宋板有临死都咽不下最后一口气，那

时，他头点着老婆，特地靠近了他身边，

他张着嘴巴，声音虚缓低微得让人几乎

听不见，他手指给她说话，不管受多大

罪，把他……”话未说完，闭上了眼睛，

离世而去。吐的时候，噎得他两眼直流泪，很

快，宋板有当即意识到情况不详。他想，

吃饭哪能活命呢？这是天不让活了。就

像泰山压顶一样，宋板有被压得挺

直腰杆子。

宋板有心里明白，活人就是靠吃饭

活的人，不吃饭还成吗？俗话说：人

是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宋板有的

心，就着急起来。想，孩儿他爸，一向

的人儿，一顿能吃三大碗，怎么突然

不下去了呢？事儿，不想倒也罢，一

后怕。宋板有是家里的顶梁柱，这顶

一折，一家老小怎么生活哪？

看病要紧，趁早会儿，治吧，一刻也不

误。宋板有的老婆，东借西凑，凑了些

钱，送着他进了医院。

一系列检查，诊断后，医生给出结论，

癌晚期。这种病，在宋家庄村得病的

数不多。

宋板有揣测到病的严重性。从医院回

来，强撑着气，强装着无事一样，与来探

望的人说些开心话，他说：“没有事的，会

来的。这点小病，能把咱老宋压垮。”说

无人时，他就生闷气，心里背着包袱，

知晓。

冬天如期而至，大雪急速而降，像个

人，只怕耽误路程，一刻都不能延期。

冬天，北风吼嚎，大雪如鹅毛一样，下

了一场，接连不断，下得天寒地冻，深

至人膝。天，寒冷刺骨，冻得人出

门，只好缩手缩脚，窝在火边取暖。

小宋的父亲宋板有，每天靠流食维持

身体瘦得皮包骨。他的母亲熬药，两

姐在床前服侍父亲。他睡着雪窟窿深

一脚请医生。医生也忙，才出了东

进西家。求医看病的人多，都就在医

院跟着。为给父亲请医生，他东家问，

托出哑巴的端庄和美感。她不厚不薄的嘴唇，不大不小的鼻梁，将她映得

顾盼生姿。她上身穿着时兴的花格衣裳，

下身穿着合体的翠蓝裤子，将她装饰得线条

楚楚，一双高跟鞋举起她合体的形态。

他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想，找个哑巴，一辈

子连句话都说不上。心不美，却无可奈何。

一路上，媒人说，不敢挑，这么大年龄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能找个哑巴

这样的就不错了。他想，自己已三十出头了，

一想起以往，就像阴影一样，在面前晃

来晃去，阴暗不明，罩在心里。当他见哑巴

的长相还是好看的，他想，哑巴也行。只要

身边有个女人，比打光棍好，一个人过，就像

生活在灰蒙蒙的空间里，没有阳光映照，没

有亮色，暗淡时对围绕身边，那是怎样

一种境况呢？于是，他拿定主意，很快做

出选择。他决定和哑巴定下这门亲事。把

哑巴娶回家中，和她一起过日子。

哑巴进屋和小宋才见面，心里打了个

格登。她摆了摆手，他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坐在床前背着他，他故意咳嗽一声，她

扭过脸来，互相对视着，看了大约不到一

分钟，只坐了一小会儿，或许因为语言上

的障碍，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哑巴就避而去

去。

不见不用说，哪知，哑巴看他脑袋圆

的，额头大大的，嘴唇厚，面相老，眼神

呆，一副憨相，短暂见过。哑巴快快不乐，

不满意这门婚事。可哑巴家里人相中了拴

贵，觉得他老实本分，想她跟上他生活不

会累的。哑巴的母亲打着手势，比划着，

说：“你自己这样子，就不要挑剔别人了。

这个人就不错。”哑巴犹豫了好久，才疑惑不

定，拿了主意，但她的心还是在模棱两可之

间徘徊着。她和母亲用手比划着，眼

睛睁得大大，她口里啊啊，点了点头，表示

同意定婚。她牵着小宋的手，摆了两下，张

开嘴巴，啊啊，示意愿意结亲。

宋板有躺在棺木里。出殡那天，母亲哭

天喊地，气得一个劲儿。他的姐姐嚎啕大

哭，小宋也是悲泪垂下。悲楚的哭声，在

村路上哀痛凄凉。送父亲宋板有魂归西天

极乐世界。宋板有抱着融化的雪河，拖着

满地泥浆，拖着世间道不尽的酸苦，拖着

未完成的遗恨，告别了村庄，告别了家人。

宋板有躺在棺木里。出殡那天，母亲哭